墨莊漫録/卷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墨莊漫録

◀上一卷

卷四

下一卷▶

山谷作《釣亭詩》有云：「影落華亭千尺月，夢通岐下六州王。」上句蓋用華亭船子和尚詩云：「千尺絲綸直下垂，一波才動萬波隨。夜靜水寒魚不食，滿船空載月明歸。」下句蓋用文王夢呂望事。然六州王事見《毛詩·漢廣》云：文王之道，被於南國。疏云：言南國則一州也。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故雍、梁、荊、豫、徐、揚之人，咸被其德而從之云云。山谷用事深遠，其工如此，可為法也。
王禹玉丞相《寄程公辟詩》云：「舞急錦腰迎十八，酒酣玉盞照東西。」樂府《六麼》曲有《花十八》，古有玉東西杯，其對甚新也。

陳輔輔之，丹陽人，能詩，荊公深愛之。嘗訪建康楊驥德逢，留詩壁間云：「北山松粉未飄花，白下風輕麥腳斜。身似舊時王謝燕，一年一度到君家。」荊公見之笑謂曰：「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。」

東京城北有祆呼煙切廟，祆神本出西域，蓋胡神也，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，俗以火神祠之，京師人畏其威靈，甚重之。其廟祝姓史，名世爽，自云：家世為祝累代矣，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：有曰懷恩者，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綯，令狐者，丞相绹也。有曰溫者，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，王乃樸也。有曰貴者，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，亦樸也。自唐以來，祆神已祀於汴矣，而其祝乃能

世繼其職，逾二百年，斯亦異矣。今池州郭西英濟王祠，乃祀梁昭明太子也。其祝周氏亦自唐開成年掌祠事至今，其子孫今分為八家，悉為祝也。噫，世祿之家，能箕裘其業，奕世而相繼者，蓋亦甚鮮，曾二祝之不若也。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祆神祠，不知何人立也。

本朝玉輅，乃隋朝所造，唐顯德中嘗修之，凡三到泰山，故張蕓叟《郊祀慶成詩》云：「大裘依古制，玉輅自隋傳。」

範忠宣公堯夫謫居永州，以書寄人云：「此中羊面無異北方，每日閉門飧餺飥，不知身之在遠也。」

孫覿仲益尚書，四六清新，用事切當。宣和中，與家兄子章同為兵部郎。未幾，子章出知無為軍，仲益繼遷言官，亦出知和州。時淮南漕俞以無為歲額上供米後時，委知州取勘無為當職官吏。仲益得檄，漫不省也，置而不問，亦不移文。已而米亦辦，子章德仲益，以啟謝之。仲益答之，有云：「苞茅不入，敢加問楚之師；輔車相依，自作全虞之計。」人頗稱賞，以為精切也。

許、洛兩都軒裳之盛，士大夫之淵藪也。黨論之興，指為許、洛兩黨。崔鶚德符、陳恬叔易，皆戊戌生，田晝承君、李廌方叔，皆己亥生，並居潁昌陽翟：時號戊己四先生，以為許黨之魁也，故諸公皆坐廢之久。

杜甫有云「星落黃姑渚，秋辭白帝城」之句，說者但見古詩云：「東飛伯勞西飛燕，黃姑織女時相見。」意謂黃姑乃牽牛，然不見其所出，不曉黃姑之說，故楊億大年《荷花詩》云：「舒女清泉滿，黃姑別渚通。」劉筠子儀《七夕詩》云：「伯勞東翥燕西飛，又報黃姑織女期。」大年和云：「天孫已度黃姑渚，阿母還來漢帝家。」皆用此事。予後讀緯書，始見引張平子《天象賦》云：「河鼓集軍，以嘈雜贊。」張茂先、李淳風等註云：「河鼓三星在牽牛星北，主軍鼓，蓋天子三軍之像。昔傳牽牛織女見此星是也。」故《爾雅》河鼓謂之牽牛。又古詩云：「東飛伯勞西飛燕，黃姑織女時相見。」黃姑即河鼓也，音訛而然。今之學者，或謂是列舍牽牛而會織女，故於此析其疑。又張茂先《小家賦》曰：「九坎至牽牛，織女期河鼓。」石煉註云：「河鼓星在牽牛北，天鼓也，主軍鼓，主鉞吠。」李淳風云：「自昔相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，乃此星也。」予因此始知黃姑乃河鼓，為牽牛之別名。昔人云開卷有益，信然。

杜甫大歷三年春，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，將適江陵，詩四十韻，其末有云「五雲高太甲，六月控搏扶」之句。鮑欽正、鄧睿思、範元實及世行所謂王原叔註者，諸家皆不詳五雲太甲之義。予讀唐王勃文集，有《大唐九隴縣孔子廟堂銘序》云：「帝車造指，遁七曜於中階；華蓋西臨，載五雲於太甲。雖使星辰蕩越，三元之軌躅可尋；雲雨沸騰，六氣之經綸有序。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，則萬象之運不足多矣；握瑤鏡而臨事業，則方幾之湊不足大矣。」云云然則五雲太甲之義，蓋為玄象而言矣，第未見其所出之書，當俟博洽君子請問之。惟《酉陽雜俎》云：王勃每為碑頌，先磨墨數升，引被覆面而臥，忽起一筆書之，人謂之腹稿。燕公嘗讀《夫子學堂碑》，自「帝車」至「太甲」，四句悉不解，訪之一公。一公言北斗建午，七曜在南方，有是之祥，無位聖人當出。華蓋以下卒不可悉。然則五雲太甲，一公、燕公不知之，況余人乎？

東北冬月寒甚，夜氣塞空如霧，著於林木，凝結如珠玉，旦起視之，真薄雪也，見睨乃消釋，因風飄落，齊魯人謂之霧淞，諺云：「霧淞重霧淞，窮漢置飯甕。」蓋歲穰之兆也。曾子固在齊州，有《冬夜詩》云：「香清一榻氈毹暖，月淡千門霧淞寒。」又有《霧淞詩》云：「園林初日靜無風，霧淞開花處處同。記得集英深殿裏，舞人齊插玉籠松。」蓋謂是也。東坡在定武送曹仲錫詩亦云：「斷蓬飛葉落黃沙，只有千林蒙松花。應謂王孫朝上國，珠幢玉節與排衙。」亦謂此也。霧淞音夢送。蒙松皆同音。

東坡自儋耳北歸，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：「我本儋州人，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上，譬如事遠遊。平生生死夢，三者無劣優。知見不再見，欲去且少留。」後批云：「新釀甚佳，求一具理，臨行寫此，以折菜錢。」宣和中，予在京相藍，見南州一士人攜此帖來，粗厚楮紙，行書，塗抹一二字，類顏魯公祭侄文，甚奇偉也。具理，南荒人瓶罌。

劉安世器之在都下，僧化成見之曰：「公在胞胎中當有不測驚危，幼年復有惡疾，幾為廢人，然卒無恙。」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，時母方娠，遇棧道天雨新霽，磴滑危甚，忽石隕馬蹶，夫人已墜崖下矣。眾皆驚泣，無復生望。試使下瞰，厓腹有巨木，葛藟縈結，蟠屈如蓋，落葉委藉，夫人安坐於上，呼之即應。乃縋而上，了無所傷。至官未幾而育器之。後十餘歲居京師，苦赤目甚惡，睛溢於外，百醫莫差。一日，有客云：某有一相識來調官，畜惡目藥甚效。昨日來別，雲已陛辭，早晚即行。試遣人往求之，時行李已出房，雲藥誠有之，匆匆忘記在某篋中。初發一篋，藥乃在焉，遂得之，令以藥傅睛上，軟帛纏護，戒七日方開。一傅痛即止，及開，睛以內眸子瞭矣。二事器之自為劉勉中言。

蘇陰和尚作《穆護歌》，又地裏風水家亦有《穆護歌》，皆以六言為句而用側韻。黃魯直云：黔南巴僰間賽神者，皆歌《穆護》，其略云：「聽唱商人《穆護》，四海五湖曾去。」因問「穆護」之名，父老云：蓋木瓠耳，曲木狀如瓠，擊之以節歌耳。予見淮西村人多作《炙手歌》，以大長竹數尺，刳去中節，獨留其底，築地逢逢若鼓聲，男女把臂成圍，撫髀而歌，亦以竹筒築地為節。四方風俗不同，吳人多作《山歌》，聲怨咽如悲，聞之使人酸辛。柳子厚云「欸乃一聲山水綠」，此又嶺外之音，皆此類也。

濟南為郡，在歷山之陰，水泉清冷，凡三十餘所，如舜泉、爆流、金線、真珠、洗缽、孝感、玉環之類，皆奇。李格非文叔皆為歷下水記，敘述甚詳，文體有法。曾子固作詩，以爆流為趵突，未知孰是。

發運使，淳化四年始建官焉。六路轉輸於京師者，至六百二十萬石。通、泰、楚、海四州煮海之鹽，以供六路者三百二十餘萬石，復運六路之錢以供中都者，常不下五六十萬貫。淳化四年，以內殿崇班楊允武恭為都大管勾江南諸州綱船、般運、鹽糧、錢帛、茶貨。當時殿直蔡崇道、供奉官劉全信同管勾。五年七月，允恭授西京作坊使，逐次添管職事，乃立制置發運使額。至乾興元年十二月，文武官二員。皇祐元年，施昌言以天章閣待制充使，自後多除兩制置統六路，年額上供米六百二十萬石：內四百八十五萬石赴闕，一百三十五萬石南京畿送納。淮南一百五十萬石赴闕，二十萬石咸平尉氏，五萬石太康。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，七十四萬五千一百石赴闕，二十四萬五千石赴拱州。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，一百萬八千九百石赴闕，二十萬石赴南京。湖南六十五萬石，盡赴闕。湖北三十五萬石，盡赴闕。兩浙一百五十五萬石，八十四萬五千石赴闕，四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陳留，二十五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。

東坡知徐州，作黃樓，未幾黃州安置，為定帥作《松醪賦》，有云：「遂從此而入海，渺翻天之雲濤。」俄貶惠州，移儋耳，竟入海矣。在京師送人入蜀云：「莫欺老病未歸身，玉局他年第幾人。」比歸，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。三事皆讖也。

京師五嶽觀後凝祥池，有黃色蓮花甚奇，他處少見本也。

安惇處厚初謫潭州，過儀真，見客河亭，有一丐者遽前，自言有戲術，願陳一笑。安心異之，欣然延禮。丐者求一硯，及素筆幅紙香爐，乃取土以唾和，呵之成墨矣。又取土呵之，悉成薰陸，焚之芬馥。乃研墨謂安曰：「吾不能書。」命小吏持筆題詩曰：「佳人如玉酒如油，醉臥鴛鴦帳裏頭。咫尺洞庭君不到，長生不死最風流。」處厚讀之不曉，

自以無嗜欲久矣，豈有「佳人如玉」、「醉臥鴛鴦」之事乎？且謂「洞庭君不到」，是謂我不可仙矣。遂謝丐者，與酒一壺，一飲而盡，長揖而去。安行將過洞庭之日，被命鐫消官資，放歸田里，乃悟前詩之異。丐者必異人也，詩中似隱神仙秘訣，人不識耳。

東坡自常州赴登州，經過揚州石塔寺，長老戒公來別，東坡云：「經過草草，恨萬一別石塔塔。」起立云：「這個是磚浮圖耶？」坡云：「有縫。」答云：「若無縫，何以容得世間螻蟻？」坡首肯之。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。明日，坡又作詩贈之云：「竹西失卻上方老，石塔還逢惠照師。我亦化身東漢去，姓名莫遣世人知。」

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，江行夜見一舟，相隨而行，寂然無聲。挽船得港而泊，所見之舟亦正近岸。公疑之，遣人視之，乃空舟也。舟中有血痕，於舟尾得皂絳一條，系文字一紙。取觀之，乃雇舟契也，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。至郡，檄巡尉緝捕，盡獲其人。蓋船主殺雇舟之商，取其物而棄其舟，遂伏於法。豈鬼物銜冤而訴乎？

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，奉詔於瓊林苑燕餞，從列皆預，賦詩送行。王禹玉時為內相，詩云：「都門秋色滿旌旗，祖帳容陪醉禦卮。功業迥高嘉祐末，精神如破貝州時。匣中寶劍騰霜鍔，海上仙桃壓露枝。昨日更聞褒詔下，別刊名姓入周彝。」時以為警絕。曾弦伯容為予言此詩第一句便見體面之大，若非上公大僚，詎敢於都門而張旌旗耶？此余人所不可當也。白居易獻裴度丞相詩云：「聞說風情筋力在，只如初破蔡州時。」禹玉用此事也。

鎮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，江山之勝，煙雲顯晦，萃於日前。舊有多景樓，尤為登覽之最，蓋取李贊皇題臨江亭詩有「多景懸窗牖」之句，以是命名。樓即臨江故基也。裴煜守潤日有詩云：「登臨每憶衛公詩，多景惟於此處宜。海岸千艘浮若芥，邦人萬室布如棋。江山氣象回環見，宇宙端倪指點知。禪老莫辭勤候迓，使君官滿有歸期。」自經兵火，樓今廢，近雖稍復營繕，而樓基半已侵削，殊可惜也。

王荊公退居金陵，建宅於半山，蓋自城至鐘山寶公塔路之半，因以得名。宅後有謝公墩，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也。荊公云：「我名公字偶相同，我屋公墩在眼中。公去我來墩屬我，不應墩姓尚隨公。」其後公舍宅為報寧寺，寺今亦廢，未復舊，而墩巋然獨存。

宣和二年，睦寇方臘起幫源，浙西震恐，士大夫相與奔竄。關註子東在錢塘，避地攜家於無錫之梁溪。明年臘就擒，離散之家，悉還桑梓。子東以貧甚未能歸，乃僑寓於毗陵

郡崇安寺古柏院中。一日，忽夢臨水有軒，主人延客，可年五十，儀觀甚偉，玄衣而美須髯。揖坐，使兩女子以銅杯酌酒，謂子東曰：「自來歌曲新聲，先奏天曹，然後散落人間。他日東南休兵，有樂府曰《太平樂》，汝先聽其聲。」遂使兩女子舞，主人抵掌而為之節。已而恍然而覺，猶能記其五拍。子東因詩記云：「玄衣仙子從雙鬟，緩節長歌一解顏。滿引銅杯效鯨吸，低回紅袖作弓彎。舞留月殿春風冷，樂奏鈞天曉夢還。行聽新聲太平樂，先傳五拍到人間。」後四年，子東始歸杭州，而先廬已焚於兵火，因寄家菩提寺。復夢前美髯者，腰一長笛，手披書冊，舉以示子東。紙白如玉，小朱欄界間行，似譜有其聲而無其詞。笑謂子東曰：「將有待也。往時在梁溪，曾按《太平樂》，尚能記其聲否乎？」子東因為之歌，美髯者援腰間笛，復作一弄。亦能記其聲，蓋是重頭小令。已而遂覺。其後，又夢至一處，榜曰「廣寒宮」，宮門夾兩池，水瑩淨無波，地無纖草，仰視嵬峨，若洞府然。門鑰不啟，或有告之者曰：「但曳鈴索，呼月姊，則門開矣。」子東從其言，試曳鈴索，果有應者。乃引入至堂宇，見二仙子，皆眉目疏秀，端莊靚麗，冠青瑤冠，衣彩霞衣，似錦非錦，似繡非繡。因問引者曰：「此謂誰？」曰：「月姊也。」乃引子東升堂，皆再拜。月姊因問往時梁溪曾令雙鬟歌舞，傳《太平樂》，尚能記否？又遣紫髯翁吹新聲，亦能記否？子東曰：「悉記之。」因為歌之。月姊喜見顏面，復出一紙，書以示子東曰：「亦新詞也。」姊歌之，其聲宛轉似樂府《昆明池》。子東因欲強記之，姊有難色，顧視手中紙，化為碧字，皆滅跡矣。因揖而退，乃覺，時已夜闌矣。獨記其一句云：「深誠杳隔無疑。」亦不知為何等語也。前後三夢，後多忘其聲，惟紫髯翁笛聲尚在。乃倚其聲而為之詞，名曰《桂華明》云：「縹緲神清開洞府，遇廣寒宮女。問我雙鬟梁溪舞，還記得當時否。碧玉詞章，教仙女為按歌宮羽。皓月滿窗人何處，聲永斷，瑤臺路。」子東嘗自為予言之。

王禹玉為翰苑，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，召對蕊珠殿。時賜紫花墩令坐，逾數刻方罷。明年，英廟上仙，珪作挽詞有云：「曾陪蕊珠殿，獨賜紫花墩。」蓋謂是也。

「金釵雙捧玉纖纖，星宿光芒動滿奩。解笑詩人誇博物，只知紅果味酸甜。」曾子固《荔枝詩》也。白樂天《荔枝詩》曰：「津液甘酸如醴酪。」杜子美詩云：「紅顆甜酸只自知。」故前詩譏二公也。政和初，閩中貢連株者，移植禁中，次年結實，不減土出。道君御製詩云：「玉液乍凝仙掌露，絳紗初脫水晶丸。」蓋體物之工矣。時群臣皆應制焉。

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，一日為盜竊去，往來夜中不得出。僧怪之曰：「汝往來何求？」曰：「欲求門以出。」僧指曰：「此門也。」又復他之，竟不見也。僧詰問，具以竊珠

為對，即引盜納珠，令投哀引咎，乃識塗而去。僧因抆拭佛供，見座下有敗經，腐爛狼籍。鼠巢其中，小鼠數枚，尚未能走，或少足，或眇目欠尾者，無耳者，迨無一全形，殊可怪也。

王將明後房曰田令人者，顏貌殊倫，真國色也。靖康改元正月，將明死，田自都攜一婢竄至亳州，居逆旅中。郡知之，為拘管數月。其家遣人迎歸。蔡元長後房曰武恭人，亦妙麗不凡。元長謫嶺表，武在京師，為一使臣姓孫人所蓄，乃攜孫竄至南京，亦為郡所拘。七月，開封差人擒之，送入京師。時予適在二郡，皆見之。

錢塘僧淨暉子照曠，學琴於僧則完全仲，遂造精妙，得古人之意。宣和間，久居中都，出入貴人之門，嘗得一舊琴修治之。磨去舊漆三數重，隱隱若有字痕，重加磨礲，得古篆「霜鏞」二字，黃金填之，字畫勁妙有法。中官陳彥和以七百千得之，別以馬價珠為徽，白玉為軫。修成彈之，清越聲壓數琴，非雷氏未易臻此也。靖康丁未，辛道宗將趙萬叛。九月二十八日，陷鎮江府。時彥和在京口，挺身而走，琴遂不攜。又宗室士立之，時知南外大宗正，亦在郡，所服犀帶，乃道君解賜淵聖，淵聖解賜士者，正透盤龍，亦亡焉。龍屈若飛翔之狀，予嘗見之。

郭熙，河陽溫縣人，以畫得名。其子思後登科，熙喜甚，乃於縣庠宣聖殿內圖山水窠石四壁，雄偉清潤，妙絕一時。自雲平生所得，極意於此筆矣。熙能為遠景，意趣益新，略不相雜，亦名手也。貴人家收熙一景山水二十四幅，掛高堂上，森然若在林壑間，未易得也。思後為待制，乃重資以收父畫，欲晦其跡也。

杜子美微意深遠，考之可見，如《丹青引贈曹霸詩》也有云：「至尊含笑催賜金，圉人太僕皆惆悵。」說者謂帝喜霸之能寫真畫馬也，故催金賜之，而圉人太僕，自嘆其無技以蒙恩賚耳。如此說則意短無工，殊不知此畫深譏肅宗也。考是詩始云：「先帝天馬玉花驄，畫工如山貌不同。是日牽來赤墀下，迥立閶闔生長風。」帝既見先帝之馬，當軫羹墻之念，反含笑而賜金，曾不若圉仆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。又《寄劉峽州伯華使君》長篇尾句云：「江湖多白鳥，天地亦青蠅。」人多指白鳥為鷺，非也。按《月令》，仲秋之月，群鳥養羞。註引《夏小正》曰：九月丹鳥。蓋白鳥，說者謂蚊蚋也。又《金樓子》云：齊桓公臥於柏寢，白鳥營饑而求飽，公開翠紗之廚而進焉。有知禮者，不食而退；有知足者，雋肉而退；有不知足者，長噓短吸而食。及其飽者，腹為之潰。蓋戒夫貪也。又詩人以青蠅刺讒，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耳。

泰陵時，蔡元長為學士。故事：供貼子，皇太后、皇帝、皇后閣各有詞，諸妃閣同用，四首而已。時昭懷劉太后充貴妃，元長特撰四首以供之，有「三十六宮人第一，玉樓深處夢熊羆。」

荊公退居鐘山，常獨遊山寺。有人擁數卒，按膝據床而坐，驕氣滿容，謾罵左右，為之辟易。公問為誰，僧云：「押綱張殿侍也。」公即索筆題一詩於扉云：「口銜天憲手持鈞，已是龍墀第一人。回首三千大千界，此身猶是一微塵。」

王洙原叔內翰常云：作書冊，粘葉為上，久脫爛，苟不逸去，尋其次第，足可抄錄，屢得逸書，以此獲全。若縫績歲久斷絕，即難次序。初得董氏《繁露》數冊，錯亂顛倒，伏讀歲餘，尋繹綴次，方稍完復，乃縫績之弊也。嘗與宋宣獻談之，宋悉令家所錄者作粘法。予嘗見舊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，皆作粘葉，上下欄界出於紙葉。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，亦如此法。又見錢穆父所畜亦如此，多只用白紙作標，硬黃紙作狹簽子。蓋前輩多用此法。予性喜傳書，他日得奇書，不復作縫績也。

陝州大河南岸有物如鐵石狀，謂之鐵牛，舊有祠宇，唐末封號「順正廟」。大中祥符四年，真宗祀汾陰，幸其廟，作《鐵牛詩》。

泗州普照寺僧伽塔建炎戊申二月二日災，秀州華亭普照寺亦以是日焚。其塔亦甚雄盛，可亞於泗上也。

西京進花自李迪相國始。

杜子美祭房相國，九月用「茶藕蒓鯽之奠」。蒓生於春，至秋則不可食，不知何謂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菇菜、蒓羹、鱸鱠，鱸固秋物，而蒓不可曉也。

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，嘗作七審，於四威儀中，嘗自考校，以代曾子三省之義。道力淺深，自審方知：一、一切妄念能息否，二、一切外緣稍簡省否，三、一切觸境能不動否，四、一切語言能慎密否，五、一切黑白減分別否，六、夢想之間不顛倒否，七、方寸之間得恬愉否。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，得此若有所省，當書諸座右，以警昏憒。

張萱叟作《鳳翔吳生畫記》，秦少遊作《五百羅漢圖記》，皆法韓退之《畫記》俱無愧也。